



# 寻踪觅迹“第一楼”

文/画 张国华



骑楼是一种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商住建筑,因其两层以上出挑至街道、用立柱支撑形成内部的人行道、建筑立面骑跨人行道而得名。它既能遮蔽风雨和炎炎烈日,又清洁整齐使脚无沙尘;空间上更是冲破束缚,变成顾客的共享空间,体现相互尊重的现代意识。

骑楼曾一度是我国沿海城镇的主要建筑形式。在济南当年的商埠区里,也曾有过一栋规模宏大的门形骑楼——“第一楼”。1914年,当局为了“繁荣商埠、追逐利润”,划出“乐户(旧时妓院)消纳区”,富商纪海泉和王盛三等集资兴建了一座二层骑楼。1917年,三面临街、气势恢弘的商埠“第一楼”建成,南至经三路,东至纬七路,西至纬八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三合院,沿街有82间商铺,集中了烟馆、赌场、澡堂、饭庄及各类杂货摊商,当时号称“商埠第一楼”,济南老百姓俗称“八卦楼”。楼后修建了24座整齐划一的小院,由南向北分为三排,形成两条东西贯通的街巷,称“第一楼前街”和“第一楼后街”。当时,“第一楼”有“桐风”、“悦宾”、“金顺”等乐户22家,成了旧时济南有名的

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红灯区。到了1930年初,头等乐户大都集中在大生里、共和里和恒善里;二等乐户集中在“第一楼”。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取缔了该行业并对从业人员进行改造,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上世纪90年代,“第一楼”被全部拆除,不复存在。如今我徘徊在经三纬八路路口,想碰碰运气,看是否还能找到它存在过的蛛丝马迹。原址现有两栋居民楼,过道处几个老人在打着麻将,一旁修车的大爷好像一直在打量我,见他手头暂时没有活计,于是主动上去找他攀谈。大爷姓李,人很随和,果不其然,平日里习惯了来探究老城历史的人。蓦然抬首,老人修车摊靠着砖墙上钉着一个锈迹斑斑的街牌——“第一楼”!原来这里还残存着曾经的信息,不知内情的人一定会以为是楼号!

更让我忍俊不禁的是,“计划生育”四字标语竟与“第一楼”出现在一个画面中,这相隔百年的有趣邂逅,连同老人挂在墙上的自行车配件,我都画进了画布,不管怎样,它的过去、现在都将是这座城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值得记录。

【80后观澜】

## 三轮车上的“美食”

□辛然

泉城路在我记忆中留下的最早印象,只是几样食物。那时候我六七岁,被我妈骑着带着,经过泉城路到家后,手里会多一根酱鸡腿,或两块蛋糕,或四个油旋儿;或停在路边,我站在车旁看着妈妈挤进人堆,一会儿带着两串羊肉串出来了。美食总会伴随着她的叫嚷:“思味特的蛋糕最好吃了,真软”、“四个油旋儿够不够?给我咬一口”、“羊肉串就得吃锦华村的”……我吃过这些美食的频率并不高,所以次次记忆犹新。现在猜测,可能泉城路美食是老妈周末才给我的“福利”。十一岁时,我是在泉城路上第一次吃到肯德基,自然也是第一次吃到薯条汉堡。

这些都是关于老泉城路的事情。新泉城路建成通车时,我刚从北京逛了王府井大街回来。踏上泉城路第一脚,放眼望去,觉得又回到了王府井了。建筑高大、门头气派,只是我记忆里的那些美食都已零星散落到其他地方了。很多次我遇见了这些美食,发现味觉没有遵守“记忆会不自觉美化自身”的理论,一切还是老味道,我十分激动,恨不得找辆自行车再让我妈带我一程。

我第一次听说“美食一条街”芙蓉街是在电视上,那天我妈指着一段介绍济南百年老街的纪录片中一个一闪而过的身影说:“看,你小薇阿姨,带着小三妮儿在芙蓉街!准是去那买酸奶!”二十年过去了,小薇阿姨因病去世,她的闺女“小三妮儿”上了大学,已经是漂亮的大姑娘。我们这些曾经坐在老妈自行车后座上,看着繁华熙攘的泉城路,吃吃喝喝的小屁孩们,终于也知道了什么是时过境迁。我特意约老妈去泉城路、芙蓉街觅食,却没见过一样“旧相识”。不过,沿芙蓉街走入百花洲那一块儿,遇到了油旋儿和炸馓子。油旋儿虽然是济南名吃,但卖的人不多,因为累,因为麻烦,因为不赚钱。我们济南人自己,也经常为发现一个卖油旋儿的而奔走相告。因此,遇见一家卖油旋儿的,排队买上后就掏出相机录像。买到后咬一口,很咸,就不是录像让师傅紧张,所以手抖盐放多了呢?走了几步,老妈随手指给我一间小屋,发现是炸馓子的。老妈说,他家挺有名。我立刻要去买,被拦住,理由是:你看看,脏乱差啊,这样再好吃也不能买。是啊,小屋里面粉和油污四处可见,炉子桌子漆黑一片,除了老主顾估计新人不敢尝试。

问题就在这里,济南的小吃似乎总也走不出那些破旧的小屋子,甚至走不下一辆三轮车、一只铝锅。谁会来游玩的外地朋友介绍三轮车、铝锅里的美食呢?谁会请三轮车、铝锅们参加美食展呢?于是芙蓉街充满了厦门的榴莲酥、安徽的臭豆腐、上海的生煎、北京的涮肚、台湾的饮料……我们不太会创新,也不太会发扬,不太会把小的做精致。我们对自己的美食发掘不够,导致它们在大众市场被淘汰、被放弃。济南自己有什么小吃,游客不知道,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说到这里,想起来有一次在趵突泉门口看到一个卖煮玉米的,广告是“济南小吃 泉水玉米”,不禁哑然失笑——这一小吃大概是新近社撰,但确实创新、实践了,倒真该买上几枚玉米以示鼓励。

投稿邮箱:qlwbxujing@hotmail.com

【历下亭】

□李振声

说到济南,多数人会想到秀丽的山,灵性的水。这话不假,“济南潇洒似江南,湖光山色与水清”,天下早有定论。然而许多人来到济南,除了领略山水之美,还能感受感到济南人的实诚。

有人说,济南人的优点是实诚,缺点是忒实诚。有时候竟然实诚到让不实诚之人钻了空子。这几年我国西部某地一些不劳而获者专门带着小孩到济南骗钱,几年下来竟在老家盖起了小楼。收容人员一次次把他们送回去,他们又一次次跑回来。问其屡赶不走的原因,他们说济南人面善心软忒实诚了,编个瞎话就信,一信就抹着眼泪给钱,我们走了那么多地方,就数济南的钱好赚。

【泉城记事】

□缪宇光

我们的新兵专列到达济南站的时候,已是深夜了。那是1987年10月的一天,几辆大巴士把我们这批新兵拉到了济南西郊的军营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到这么远的地方。

对于济南的认识,缘于我的初中年代。

那时爸爸在县报道组工作,每天他都拿回家很多省市的党报阅读,第二天再拿回单位。晚饭后我是必翻一下这些报纸的,看到这些风格迥异的报纸,我就很兴奋,虽说不上是如饥似渴地细读,也是兴致盎然地浏览。其中的一张报纸是我倍感兴趣的,那就是《大众日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省报并不一定是以省的名字作为名称的,像江苏的省报叫《新华日报》,山东的省报叫《大众日报》,等等。

当时《大众日报》的副刊叫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那个版面的文章特别好看,把我一个

## 忒实诚的济南人

实诚被人利用,说起来有点可气,但更多时候收获的却是感动。港沟镇神武村村民刘延宝信守爷爷当年的一个承诺,为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五位烈士看守陵墓60年。有人说,不就几个坟堆吗,值得那么用心?!你猜刘老怎么说?“吐口吐沫砸个坑,张口说话钉个钉,如果说话可以不算数,怎么配当济南人!”

济南人天生一副热心肠,喜欢帮忙跑腿,爱替别人着想,待人接物热得发烫。就说问路这件小事吧,只要你在济南,就不会受到南辕北辙的戏弄,即使被问的人不清楚,打听明白了他也会再来告诉你。有一年我家来了个亲戚不认路,被问路的一位老太太见她带的东西太多,硬是帮着倒了两次车把

她送到家里。我妈掏出亲戚带的花生送给她,老太太一溜小跑下了楼,撵都撵不上。

济南人宽容大度不欺生,诚实待人排外。济南人也做生意,生意场上也有竞争,却极少发生欺行霸市占山为王的事情,对这些丑陋的东西他们不是学不会,而是嗤之以鼻不屑学。济南的客户来自天南海北,大到跨国巨商,小到摆摊儿的鞋匠,只要待的时间稍长一些,“近墨者赤”的感染作用就会发酵,许多人也变成了实诚文雅的儒商。

济南人做事扎实,喜欢较真,不干则已,干就干到极致,干了还不张扬,这也是一种实诚。还记得2009年的十一届全运会吗?那东荷西柳的场馆造型,那开幕式上的艺术巨碗,那“相

亲相爱”的主题歌曲,那美轮美奂的大型舞蹈,把齐鲁文明,好客山东,泉城风貌体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济南人的性格形成,我认为与地域环境有关。济南南依泰山北跨黄河,泰山的沉稳大气与黄河的含蓄包容,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喝着清泉长大、深受泉水滋润的济南人从骨子里多了一份柔和,多了一份清亮,看上去清澈透明,柔情似水。济南地处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还是龙山文化的发源地,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文化,使济南人具备了更多的传统美德。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这么优越的地理环境、山水资源和人文气息滋养着熏陶着,济南人的性格能不可爱吗?

## 青涩年纪的情结

中学生给吸引住了。那时家乡乍浦要开建海港,而我正好在《大众日报》上读到了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便从中受到启发,凭着激情模仿了一番,作成了《乍浦失眠了》的散文,竟然得到老师的好评,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嘉兴报》上,我的内心至今依然兴奋与感恩。

以上是我对济南最初的情结,因为《大众日报》社在省城济南。

没想到,后来我当兵了,那八个多月的学兵生活就在济南,让我对济南有了更直接的感受。星期日是快乐的日子,不训练可以请假上街。我有时就在师部生活服务社,花一点津贴买点山东传统特产高粱饴糖寄回家去。有时我走得更远,坐上7路车到市中心大观园去了。第一次去大观园,我看到了第一家饺子馆,便走了进去,什么事都有第一次的,我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更要勇敢。在老家

可以说家乡土话,但离开家乡这么远的地方,就必须要说普通话了。怎么买饺子?在家乡是以碗为单位的,一碗面、一碗馄饨等等。我初次上街,普通话还不标准,营业员阿姨问我要多少?我红着脸,右手伸出了一个食指。还记得营业员阿姨边说“好”,边收了我的钱。当我坐下后,只见营业员阿姨给我端上来两大盘子的水饺,我连忙说:“我只要一份啊。”“你不是伸出一个手指,要一斤吗?”营业员阿姨反问我。

济南有趵突泉、大明湖等风景名胜,要不是爸爸来看我,我可能不会独自去这些地方的。那是1988年的春天,爸爸随家乡代表团来看望我们这批新兵。经领导批准放了我半天假。于是爸爸在旅行社给我放了妈妈叮嘱我的录音,并在一家餐馆给我点了几个菜,与我一起吃饭,又一起去游览了趵突泉。那时看到硬币抛在泉水

上没有沉下去,便觉得很神奇。到了大明湖,爸爸让我坐上了大游轮,在宽阔的湖面上心情顿时觉得很好。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和爸爸在市中心道别后便回到了部队。

济南和其它的北方城市一样,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城市的绿色稍许少了些。后来学兵生活结束,我被分配到川西的邛崃机场,一路经西安到成都,绿色越来越多,到成都已经是满眼绿色了,让我很是感叹!现在济南这座城市应该绿化得很美、很好了吧!

济南情结就是我的新兵情结,青涩年纪的情结。济南,对于我来说是亲切的,也是值得怀念的,这是我人生出发的第一个驿站,我从这里开始走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我想,当我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重游济南故地,找回那26年前难忘的记忆。